

汉语控制从句的限定性研究

孙晋文

(鲁东大学 外国语学院, 山东 烟台 264039)

摘要:由于汉语缺乏显性的限定/非限定标记,汉语控制从句的限定性问题目前仍存有较大争议。过往的非限定分析与两分分析大多依赖时态特征的取值来判断控制从句的限定性,并没有从整体上兼顾汉语的句法特点与限定性的句法作用,从而导致其判断标准面临众多反例。基于汉语宾语从句与控制从句是否允许从句宾语前置的对比,根据CP分裂假说以及语段理论,可以有效证明:两类从句的关键区别就在于限定性中心语的特征,即宾语从句是限定从句,而控制从句是非限定从句。

关键词:控制;限定性;宾语前置;语段

中图分类号:H146.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039(2021)04-0052-07

1. 引言

自从 Rosenbaum^[1]的研究以来,控制结构一直是生成语法研究的热点之一,其特点是空语类 PRO 与其先行语之间存在指称依赖关系^[2-5]。以(1)a,b 为例,嵌入从句的主语 PRO 是隐性的,但在指称上分别依赖主句中的主语 John 与宾语 Bill, John 与 Bill 被认为控制嵌入从句主语的指称,因而(1)a 与(1)b 分别被称为主语控制结构、宾语控制结构。虽然汉语形态贫乏,但也存在类似的控制结构^[6-11],如例(1)c,d 所示:

(1) a. John tried [PRO to win].

b. John persuaded Bill [PRO to leave].^[12]

c. 李四设法 [PRO 来]。

d. 我逼李四 [PRO 来]。^{[13]189}

控制结构研究主要解决受控成分 PRO 的分布与解读^[14-19]。为了解释 PRO 的分布,以往文献讨论较多的是控制从句的限定性及其判断标准。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比如 Rosenbaum^[1]、Chomsky^[14]、Hornstein^[15]认为控制从句是非限定的,这种传统观点大多基于英语的语言事实提出。但是,基于跨语言研究, Landau^[17-18]指出控制从句并不一定是非限定的,在希伯来语(Hebrew)、巴尔干语系(Balkan languages)等语言中存在限

定控制从句,如(2)所示。

(2) a. 希伯来语

himlacti le-Gil₁ še-ec_{1/*2} yearšem
la-xug le-balšanut.^[17]

I-recommended to-Gil that-ec
will-register. 3sg. M to-the-department to
-linguistics

‘I recommended to Gil to register to
the linguistics department.’

b. 希腊语

I Maria₁ prospathise Pro_{1/*2} na
divasi.^[17]

the Mary tried. 3sg Pro PRT
read. 3sg

‘Mary tried to read.’

在上述两种观点的影响下,对汉语控制从句限定性的研究也存在分歧。大多数研究如汤廷池^[7]、李京廉^[8]、Lin^[20]认为汉语控制从句是非限定的,我们称之为非限定分析;少数研究比如王丹丹^[10]、张孝荣、张庆文^[11]认为汉语中存在限定与非限定控制从句,我们称之为两分分析。我们将首先分析两种观点针对汉语控制从句限定性所使用的判断标准,继而论证汉语控制从句是非限定的观点能够更合理地解释相关的语言事实。

收稿日期:2021-01-2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基于语料库的英汉中动结构对比研究”(16CYY004)

作者简介:孙晋文(1981—),男,山东枣庄人,文学博士,鲁东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2. 文献综述

2.1 非限定分析

大多数汉语控制结构的研究沿用 Chomsky^[14]的分析,认为汉语控制从句是非限定的,但不同分析的判断依据不尽相同。

2.1.1 汤廷池^[7]的观点

汤廷池^[7]认为汉语控制从句是非限定的,句中的时制语素 T 含有 [+tense] 与 [-finite] 属性,并指出汉语控制从句不允许正反问句,如(3)所示。

(3) a. *你打算[学不学英语]?

b. *你叫他[赶快回不回去]?

但是,该分析并没有具体讨论两个属性是如何赋值的。对于控制从句中[T]特征的取值, Landau^[17]认为,当控制从句中可以出现与主句不同的时间副词时,该从句 T 的时态特征取值为 [+T]; 否则,时态特征取值为 [-T]。据此,(4) a 中“打算”等意愿类控制动词之后的控制从句的 T 具有 [+tense] 属性,而(4) b 中“会”“能(够)”等情态类控制动词之后的从句的 T 具有 [-tense] 属性。由此可见,汉语控制从句中 T 的时态特征取值并非只有 [+tense],也可以是 [-tense]。

(4) a. 我今天打算[明天学汉语]。

b. 他们能(够)/会/要[(* 明天)说英语]。

其次,该分析还指出非限定句不能形成正反问句,如(5) a 中的控制从句所示。但是, Hu, Pan & Xu^[21]早已指出该判断并不可靠,存在一些反例,如(5) b 所示。

(5) a. *你打算[PRO 学不学英语]?^[7]

b. 你们打算今晚还睡不睡觉?^[21]

2.1.2 李京廉^[8]的观点

李京廉^[8]将汉语中的兼语结构、动词补语结构、动词主语结构以及连动结构分析为控制结构,以从句中能否使用时间状语“已经/已”“正在/在”和“将要/将/要”为标准,认为汉语控制从句是非限定的,如(6)中动词补语结构所示。

(6) a. *他开始已经学习一门外语。

b. *他开始正在学习一门外语。

c. *他开始将要学习一门外语。

但是,“已经”“即将”并非不能出现在控制从

句中,如(7)所示,因而并不能作为判定控制从句限定性的依据。

(7) a. 我真后悔已经离开了俄罗斯。

b. 芬兰共和国总统塔里娅·哈洛宁也正准备即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CCL 语料库)

2.1.3 Lin^[20]的观点

Lin^[20]认为汉语中的根情态助动词(root modal)后跟非限定控制从句,其证据来自于情态助动词与句末体标记“了”之间的辖域关系:当二者出现在同一句中,前者在后者的辖域之内,如(8)所示。

(8) a. 张三[[能去台北]了]。(了>能)

b. *张三能[去台北了]。(* 能>了)

具体来说, Lin^[20]认同 Shen^[22]的观点,即表示完成体的句末“了”是 AspP 的中心语,并假设 AspP 是 TP 的补足语。“了”需要参照时间(reference time)来确定它所表达的事件时间(event time),而参照时间来自于 T。Lin^[20]进一步假设汉语中的 T 可以有值,也可以无值,前者的 TP 是限定的,后者的 TP 是非限定的。有值的 T 能为完成体标记“了”提供参照时间,“了”就可以出现在 Asp; 反之,“了”不可以出现在 Asp。这样的话,由于根情态助动词后跟非限定补足语从句,从句中的 T 没有值,不能为允准“了”提供参照时间,“了”只能出现在主句中而非从句中,其辖域包含“能”,从而解释了(8)中的对比。

但是, T 的取值以及情态助动词与句末“了”之间的辖域关系并不能完全反映控制从句的限定性。正如前文所指出的,意愿类控制动词之后的控制从句允许出现与主句不同的时间副词,如(9) a 所示,从句的 T 应该是有值的([+T])。如果按照 Lin^[20]的观点,(9) a 的控制从句应该是限定的并且可以允准句末“了”,而“了”应该在“准备”的辖域范围之内,但这正与事实相反,如(9) b, c 所示。

(9) a. 张三准备[明天去台北了]。

b. *张三[准备[明天去台北了]]。

(* 准备>了)

c. 张三[[准备明天去台北]了]。

(了>准备)

可以看出,虽然上述三种分析都将汉语控制从句判定为非限定的,但各自的判断依据与分析都存在一定的问题。

2.2 两分分析法

少数分析受到 Landau^[17-18]等跨语言研究的影响,认为汉语控制从句既可以是限定的,也可以是非限定的。

2.2.1 王丹丹的观点

王丹丹^[10]根据时态特征([T])的取值判定汉语中存在两种控制从句,认为具有[+T]特征的控制从句是限定的,而具有[-T]特征的控制从句是非限定的。“准备”类控制动词(如“准备”“打算”)之后的控制从句允许与主句不同的相对独立的时间副词出现,如(10)a所示,这说明其具有[+T]特征,因而是限定的;“开始”类控制动词(包括动貌动词如“开始”“停止”及表能力情态动词如“会”“能”“可以”)之后的控制从句却不允许,如(10)b所示,这说明其具有[-T]特征,因而是非限定。在强调对比、平行等语境中,“开始”类的非限定控制从句不允许显性主语“他/自己”的出现,而“准备”类的限定控制从句却允许,如(11)所示^①,而显性主语的形式受到 Hu, et al.^[21]所说的动词语义、回避原则等因素的制约。

(10)a. 张三准备/打算[明天参加比赛]。

b. *张三开始/停止/继续[明天调查这个问题]。

(11)a. 为了给学生们做表率,老师准备[他/自己也参加比赛]。

b. *听说别人开始/停止调查这个问题,张三开始/停止[自己/他也调查这个问题]。

很显然,该分析认为限定性与主语的允准相关联。如果(11)a从句中“他/自己”真的是显性主语的话,限定控制从句的T应该可以与进行 ϕ 特征与格位特征的核查,并使后者获得主格。同样道理,(10)a中限定控制从句的空主语也应该获得主格,但问题是该空主语如何与从句的T进行特征核查,因为其本身的特征及指称并非独立的而是依赖于主句主语的。

对于制约显性主语出现的因素,Grano^[23]指出,回避原则并不适用于所有类型的句子,如(12),而且动词的语义不会影响其补足语的内部结构。

(12)a. 张三_i认为[他_i很高]。

b. 我告诉他_i[他_i应该离开]。

按照王丹丹^[10]的思路,(12)中的从句都应该是限定性的,其从句主语并没有受到很多限制,可以是隐性的,也可以是显性的代词或名词,从句主语除了可以指主句的主语或宾语,还可以指其他人,如(13)所示。

(13)a. 张三_i认为[pro_{i/j}/他_{i/j}/王五很高]。

b. 我告诉他_i[pro_{i/j}/他_{i/j}/王五应该离开]。

如果(10)a、(11)a以及(13)中的从句都是限定性的,该分析还需要解决一个问题,即如何在缺乏丰富形态特征的汉语中统一解释限定从句主语的不同解读。

2.2.2 张孝荣、张庆文的观点

根据 Chomsky^[24]以及 Landau^[18]的观点,即T节点由时态特征[T]和一致关系特征[Ag]构成,张孝荣、张庆文^[11]认为[T]的取值决定了控制从句的限定性,[+T]表明控制从句是限定性的,而[-T]则表明控制从句是非限定性的。他们将汉语兼语句分析为宾语控制结构,并结合 Huang^[13]以及 Li^[25]所提辨别汉语限定性的标准进一步提出,如果兼语句从句中不可出现体标记以及情态动词,T的时态特征取值为[-T],该从句就是非限定性的,如(14)所示;反之,T的时态特征为[+T],其从句就是限定性的,如(15)所示。

(14)a. 我选他当班长。

b. 我选他*要/*应该当班长。

c. 我选他当*着/?了/*过班长。

(15)a. 我劝老王吃饭。

b. 我劝老王要/必须吃饭。

c. 我劝老王吃了/过饭。

该分析的一些假设与推论存在问题。首先,

①王丹丹通过加入“也”创造形成平行或对比关系的上下文语境,并以此来判断“也”之前的“自己”或显性代词具有从句主语的语法地位。即使这可以说明“也”之前的成分为主语,但不能说明“自己”或显性代词就是从句主语本身,还有可能“自己”或显性代词作为强调或者对比标记是从句主语的一部分,如(i)所示。这样的话,“自己”或显性代词就不是真正的显性主语。(i)为了给学生们做表率,老师,准备[PRO 他/自己_i也参加比赛]。

另外,(11)b不合语法似乎与显性主语“他/自己”的出现没有关系,因为“开始”类的控制从句本来就不允许加入“也”,如(ii)中对比所示。

(ii) a. *张三开始/停止[也调查这个问题]。

b. 张三也开始/停止[调查这个问题]。

控制从句的限定性并不是由时态特征[T]的取值决定的。例如,(16)a中希腊语的限定控制从句的时态特征取值为[-T],而(16)b中英语的非限定控制从句的时态特征取值为[+T]^①。Landau^[17-18]采用了语义时态特征[T]与形态一致关系特征[Agr]的组合来解释强制控制结构的出现规律,主要是为了统一处理限定与非限定控制从句^②,其中的时态特征虽与控制从句有关,但是其取值并不能决定控制从句的限定性。实际上,Landau所讨论的跨语言中限定与非限定控制从句本身的区分还是以形态特征为标准的。

(16) a. [-T, +Agr]

O Yanis kseri na kolimbai (* o Gior-gos).

the John. nom knows PRT swim. 3sg
(* the George. nom)

‘John knows how to swim.’^{[18]91}

b. [+T, -Agr]

Mary_i planned/hated[*PRO*_i/*_j/* Bill
to lock the door].^{[18]92}

其次,该分析无法应用于所有类型的控制从句。对于该分析来说,体标记和情态动词都是判断汉语控制从句的限定性的必要因素,二者似乎缺一不可。按照这种思路,愿望类控制动词(*desiderative*)如“准备”“打算”之后的控制从句应该具有[-T]特征,因为从句中可以出现情态动词而不能出现体标记,如(17)所示。但是,“明天”的出现说明(17)a的控制从句具有[+T]特征^[10,17]。

(17) a. 我准备明天要参加一个会。^[21]

b. 我准备参加*了/*着/*过一个会。

此外,例(14)c有不少反例。按照游汝杰^[26]对兼语动词的语义分类,(14)a属于推荐类兼语句,该类兼语句的从句并非不允许出现体标记,如(18)a,b所示。与推荐类兼语句类似,协助类兼语句从句也是允许体标记而不允许情态动词,如(18)c,d所示。由此可以看出,体标记并不适合与情态动词搭配来判断兼语从句的限定性。

(18) a. 高年级同学推荐他加入了登山部。

b. 吴光棣选他参加了地区作文比赛,竟获得二等奖。(a, b来自CCL语

料库)

c. 我帮他洗着/了/过碗。

d. 我帮他*要/*必须洗碗。

综上所述,汉语控制从句的限定性虽然与T节点的时态特征有关,但并不能仅由时态特征的取值来做出判断。

3. 我们的分析

在生成语法的理论框架内,限定性不再是表面的动词屈折形式,而被重新分析为小句的抽象结构范畴。该范畴起初被标记为Aux,后来被称为Infl,是整个小句的中心;之后,Infl被进一步细化为功能语类时态T与一致关系Agr^[14,27-28]。McFadden & Sundaresan^[29]指出,虽然动词上的屈折标记意味着句法中存在一个明确、限定的Infl,但它的缺失并不意味着句法中没有限定的Infl;而这使得我们至少在理论上可以认为,像汉语这样的语言,虽然没有显性的时态和一致关系屈折标记,但是能根据限定性对小句进行区分。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生成语法放弃了早期句法结构跟形态绝对同构的观点,并进一步将限定性特征从IP区域扩展到了CP区域^③[30]8-9,[31]。比较有代表性的是Rizzi^[32]提出的CP分裂假说(Split CP Hypothesis),将句子结构原来的CP区域分解为ForceP、TopP、FocP以及FinP,分别是以“语力”(force)、“话题”(topic)、“焦点”(focus)、“限定性”(finiteness)为中心语的最大投射,具体如(19)所示。

(19) [ForceP [TopP [FocP [TopP
[FinP [IP⋯]]]]]]

该假设将限定性置于C区域,而时态与一致则在下一层的Infl区域。也就是说,限定性是一个更为抽象的概念,它明确地脱离了时态和一致关系,从而允许限定性的句法实现与时态和一致关系标记之间的不匹配;将限定性置于C区域的

^①按照Landau的观点,(16)a的控制从句中不可出现与主句不同的时间修饰成分,因而其语义时态特征取值为[-T];(16)b的控制从句却允许不同于主句的时间修饰成分,其时态特征取值为[+T]。

^②具体来说,当补足语从句的中心语I具有特征组合[+T,+Agr]时,从句的主语可以是词汇DP或pro,因而不受控制;当中心语I的特征是[-Agr]或[-T]时,从句主语必须受到控制。

^③管约论(GB)和标准最简方案分析认为,限定性的功能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管控动词的时态和一致关系、控制主语句元的实现、形成句法不透明区域以及使小句能够独立运用。但是,跨语言的实证研究对仅依靠时态与一致关系形态特征来判断限定性的传统观点提出了质疑。

假设进一步允许我们确立限定性与小句的语段性之间的关联^[29]。

限定与非限定的区分可以解释与小句的局域性相关的一些问题^①。如(20)中两例对比所示, John 可以作为 he 而不是 him 的先行词。Zhang^[34]据此提出,非限定从句的边界对约束理论中的原则 B 来说是不可见的^②。在语段理论框架下,(20)a 中的宾语从句是限定从句,形成语段 CP,主句与从句是相互独立的,John 与 he 不在同一个小句中,因而二者的同指并不违反原则 B;(20)b 中的补足语从句是非限定从句,其句法结构是 TP,没有 CP 区域,不能形成语段边界,John 与 him 在同一个小句中,二者同指违反了原则 B。

(20) a. John_i said [that he_i likes Mary].

b. John_i believes [him_{k/*i} to like Mary].

在冰岛语中,虚拟从句与陈述从句都有时态与一致关系标记,前者而非后者允许长距离回指(long-distance anaphora),如(21)所示。对此,传统的判断限定性的形态标准无法做出合理解释。McFadden & Sundaresan^[29]提出,Fin 通常构成语段边界,(21)a 中的虚拟从句要么完全没有 Fin 中心语,要么有一个在特征上有缺陷而无法标记语段的 Fin。

(21) a. Jón_i heyr-ð-I [CP að ég hef-ð-I svikið sig_{i/*j}].

Jon hearIND. PST-3SG that I have. SBJV - PST - 3SG betrayed. PTCP ANAPH

‘Jon_i heard [CP that I had betrayed him_{i/*j}].’

b. * Jón_i heyr-ð-I [CP að ég haf-ð-I svikið sig_i].

Jon hearIND. PST-3SG that I have. IND - PST - 3SG betrayed. PTCP ANAPH

‘Jon_i heard [CP that I had betrayed him_{i/*j}].’^[29]

对于缺少显性的时态与一致关系的屈折形式的汉语来说,汉语控制从句的限定性无法通过表层形态标记来做出判断,但也是与语段的相关特性有关系的。如(22)与(23)两组例句对比所示,(23)中的从句宾语“那本小说”可以前置到主句

的主语与谓语动词之间。

(22) a. 王五说 [李四读完了那本小说]。

b. 王五说 [那本小说李四读完了]。

c. * 王五那本小说说 [李四读完了]。

(23) a. 王五逼李四 [读完了那本小说]。

b. 王五逼李四 [那本小说读完了]。

c. 王五那本小说逼李四 [读完了]。

对于(22)中的宾语从句,Hsu^[35]根据 Chomsky^[24,36-37]的语段理论认为其结构是强语段 CP,相关的话题/焦点特征在语段拼读之前已经被赋值,因而无法进一步提取至主句的主谓之间形成(22)c。

如(23)b所示,控制从句中可以出现话题/焦点,根据 CP 分裂假说,其句法结构有可能也是 CP^[11]。但是,不同于(22)中的宾语从句 CP,我们认为控制从句 CP 是有缺陷的、不完整的。根据 Chomsky^[24]的语段不可渗透性条件(Phase Impenetrability Condition),完整的 CP 语段是不可渗透的,而有缺陷的 CP 是可渗透的。既然(22)与(23)中从句的结构都是 CP,而且 CP 区域都可以出现话题/焦点,我们基于 CP 分裂假说认为,二者的关键区别就在于 Fin 中心语的特征:(22)中的宾语从句是限定的,构成完整的语段 CP,不允许从句宾语前置到主句;(23)中的控制从句是非限定的,形成有缺陷的非语段 CP,允许从句宾语前置到主句。因此,(22)c 与(23)c 的对比可以说明汉语控制从句是非限定的^③。

这种分析也符合 Chomsky^[37,39]的特征继承假说的精神,该假说认为 φ-特征不再是 T 的内在特征,而是 T 从 C 继承而来的。这意味着,只有当 C 进入推导并将 φ-特征传递给 T 的时候,T 才能开始 φ-特征的搜寻。基于此,我们假设限定的、完整的 CP 的中心语 C 可以将 φ-特征传递给中心语 T,继而通过特征的一致核查来允准具有独立指称意义的主语;但是,在控制从句中,非限定的、

①对于句法局域性,Chomsky^[33]较早地提出了“时态句限制”(Tensed-S Condition)。

②根据约束理论中的原则 B,代词在其局部小句中不能有约束项。

③另可参见曹道根^[38]的观点,即汉语缺少按形态和句法来区分限定和非限定的证据,但从功能意义上的限定性范畴来看,汉语存在语义限定和非限定区分。

有缺陷的 CP 的中心语 C 不能将 φ -特征传递给中心语 T, 可以允准没有独立指称意义的空主语 PRO。

通过以上讨论可以看出, 限定性的作用不再局限于动词的形态标记上, 限定性与语段之间的关联不仅出现在形态比较丰富的语言中, 也出现在缺乏形态的汉语中。

4. 结语

基于对汉语控制从句限定性的两种不同观点的讨论, 我们探讨了汉语控制从句的限定性问题, 认为汉语中不存在限定与非限定两种控制从句, 只存在非限定控制从句。限定性作为语言的共性, 在各语言中的体现不尽相同, 在形态比较丰富的语言中, 无论是整体的限定性还是控制从句的局部限定性的判定, 都是基于形态特征的。由于汉语没有显性的时态和一致关系特征, 基于形态的限定性判定标准并不适用于汉语, 汉语控制从句限定性的判定必须基于汉语本身的特点。

参考文献:

[1] Rosenbaum, Peter. A principle governing deletion in English sentential complementation [C] // Roderick Jacobs & Peter Rosenbaum. Readings in English Transformational Grammar. Waltham: Ginn-Blaisdell, 1970.

[2] Postal, Paul M. On coreferential complement subject deletion [J]. Linguistic Inquiry, 1970 (4).

[3] Bresnan, Joan. Control and complementation [J]. Linguistic Inquiry, 1982 (3).

[4] Farkas, Donca. On obligatory control [J]. Linguistics and Philosophy, 1988 (11).

[5] Hageman, Liliane. Introduction to Government and Binding Theory (2nd Edition) [M].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4.

[6] Huang, Cheng-teh James. On the distribution and reference of empty pronouns [J]. Linguistic Inquiry, 1984 (4).

[7] 汤廷池. 汉语的“限定子句”与“非限定子句” [J]. 语言暨语言学, 2000 (1).

[8] 李京廉. 汉语控制的生成语法研究 [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9.

[9] 胡波. 空主语 PRO 和现代汉语控制结构 [J]. 语言学论丛, 2010 (42).

[10] 王丹丹. 汉语中的两种控制从句 [J]. 语言科学, 2010 (6).

[11] 张孝荣, 张庆文. 现代汉语兼语句中的控制再研

究 [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14 (5).

[12] Chomsky, Noam. On binding [J]. Linguistic Inquiry, 1980 (1).

[13] Huang, Cheng-teh James. Pro-drop in Chinese: a generalized control theory [C] // Osvaldo Jaeggli & Kenneth J. Safir. The Null Subject Parameter. 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89.

[14] Chomsky, Noam. Lectures on Government and Binding [M]. Dordrecht: Foris, 1981.

[15] Hornstein, Norbert. Movement and control [J]. Linguistic Inquiry, 1999 (1).

[16] Landau, Idan. Elements of Control: Structure and Meaning in Infinitival Constructions [M]. 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2000.

[17] Landau, Idan. The scale of finiteness and the calculus of control [J]. Natural Language and Linguistic Theory, 2004 (22).

[18] Landau, Idan. Control in Generative Grammar: A Research Companion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19] Boeckx, Cedric, Norbert Hornstein and Jairo Nunes. Control as Movement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20] Lin, Tzong-Hong Jonah. Finiteness of clauses and raising of arguments in Mandarin Chinese [J]. Syntax, 2011 (1).

[21] Hu, Jianhua, Haihua Pan & Liejiong Xu. Is there a finite vs. nonfinite distinction in Chinese? [J]. Linguistics, 2001 (6).

[22] Shen, Li. Aspect agreement and light verbs in Chinese: a comparison with Japanese [J]. Journal of East Asian Linguistics, 2004 (13).

[23] Grano, Thomas Angelo. Control and Restructuring at the Syntax-semantics Interface [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2012.

[24] Chomsky, Noam. Derivation by phase [C] // Michael Kenstowicz. Ken Hale: A Life in Language.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MIT Press, 2001.

[25] Li, Yen-hui Audrey. Order and Constituency in Mandarin Chinese [M]. Dordrecht: Kluwer, 1990.

[26] 游汝杰. 现代汉语兼语句的句法和语义特征 [J]. 汉语学习, 2002 (6).

[27] Chomsky, Noam. Knowledge of Language: Its Nature, Origin and Use [M]. New York: Praeger, 1986.

[28] Pollock, J. -Y. Verb movement, universal grammar and the structure of IP [J]. Linguistic Inquiry, 1989 (20).

[29] McFadden, Thomas & Sandhya Sundaresan. Finiteness in South Asian languages: an introduction [J]. Natural

Language and Linguistic Theory, 2014 (32).

[30] Nikolaeva, Irina. Introduction [C] // Irina Nikolaeva. *Finiteness: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Founda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31] 郭杰. 国外限定与非限定研究的演化与发展 [J]. *当代语言学*, 2013 (3).

[32] Rizzi, Luigi. *The fine structure of the left periphery* [C] // Liliane Haegeman. *Elements of Grammar*. 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97.

[33] Chomsky, Noam. *Conditions on transformations* [C] // Stephen A. Anderson and Paul Kiparsky. *A Festschrift for Morris Halle*.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73.

[34] Zhang, Niina Ning. *Sentence-final aspect particles as finite markers in Mandarin Chinese* [J]. *Linguistics*, 2019 (5).

[35] Hsu, Yu-Yin. *Two functional projections in the me-*

dial domain in Chinese [J]. *Concetric: Studies in Linguistics*, 2012 (1).

[36] Chomsky, Noam. *Minimalist inquiries: the framework* [C] // Roger Martin, David Michaels and Juan Uriagereka. *Step by Step: Essays on Minimalist Syntax in Honor of Howard Lasnik*.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MIT Press, 2000.

[37] Chomsky, Noam. *On phases* [C] // Robert Freidin, Carlos P. Otero & Maria Luisa Zubizarreta. *Foundational Issues in Linguistic Theory: Essays in Honor of Jean-Roger Vergnaud*.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MIT Press, 2008.

[38] 曹道根. 再论汉语是否有限定与非限定区分 [J]. *当代语言学*, 2018 (1).

[39] Chomsky, Noam. *Approaching UG from below* [C] // Henk van Riemsdijk, Jan Koster & Harry van der Hulst. *Interfaces + Recursion = Language?*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2007.

Study of Finiteness of Control Clauses in Chinese

SUN Jinwe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Ludong University, Yantai 264039,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re are no overt finiteness/nonfiniteness markers in Chinese, the finiteness issue of control clauses in Chinese is still controversial at present. The nonfinite analysis and the dichotomy analysis in the literature mostly resort to the valuation of tense features to identify the finiteness of control clauses, but they do not take into account the syntactic features of Chinese and syntactic functions of finiteness as a whole, which leads to many counterexamples for their criteria. Based on the contrast between the object clause and the control clause in Chinese in terms of the embedded object preposing, this study follows the Split CP Hypothesis and the phase theory to propose that the major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types of clauses lies in the feature of the finiteness head, that is, the object clause being finite and the control clause being nonfinite.

Key words: control; finiteness; object preposing; phase

(责任编辑 合壹)